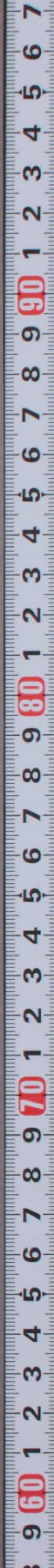




76
4064
31



門 978
號 4064
卷 32-31

大事編年

英宗紀

王孫跟随

辛卯四十八年正月 上命入跟随法教曰近者都尉王
孫跟從甚多豈有權頭近仗軍乎此後王孫都尉一品外
只率下人數人除權頭而近仗軍則大臣騎堂外並勿立
之因定新跟随法因出王孫教傳使之教訓王第三金履坤
為之翌日又下教王孫都尉帶率並逐渡江其下隸用事
者形推定配下隸犯夜者並遠配取乘駿騅兩馬監輿輶
軒並禁去之王孫罷職召市人問官象弊端



而王孫大靜安置洪鳳漢中道付處

二月 上御建明門各官所屬並棍汰形配因親鞫宦者
二人其王孫宮用事者數人宦者四五人並形配王孫削
職洪鳳漢亦削職臺臣申益彬以不請罪王孫刊名侍從
案王孫綾州投畀其貸用布民錢布令備邊司查出還給
是日兩司合啓掌令元啓英崔日敏大請削職罪人洪鳳
漢中道付處引釀成壬綾州定配罪人相禎絕島安置傳
曰洪鳳漢金時默或啓或否既損臺體金時默一體付處
洪清州金忠州付處相禎大靜安置傳曰洪釀成相禎其
時陳劄三原任並削黜李昌諶金陽澤金相福

傳曰今雖樹國綱二人中或請或否當論不論李性源削
職元啓英除侍從案又傳曰今聞二馱藥房之隨去自隸
之多隨專由於海運君洪大源宋宜孫不憚君命若是放
恣洪梓之不飭此何分義海運削職洪宋刊名仕版洪梓
奪告身二等洪宋皆王孫妻父王孫母良娣宮閉門勿通
十一日朝參大諫俞彥述正言金蕃啓請大靜安置罪
人相禎持棘依啓傳曰今番事雖誤為國深歎予已知之
為冲子惠嬪方寸時寢洪付處之命洪赴配宥歸寓十二
日傳曰違牌諸人免為庶人此後補在外者殿座太僕矣
俞彥述金蕃皆避嫌以為洪之付處置寢時不能爭執致

煩聖教免為庶人

二十四日兩司所懷請洪付處事勿寢又正言李昌任疏請洪仍初付處皆不允仍却藥藥院連啓不免大臣以下待命闕外又教違牌者子弟今番進士科叅者并拔去其子侄自今番庭試限十年停舉後數日并還寢其違牌人免軍事亦寢之又良娣門復開給料洪麟漢子樂遠因大臣言許赴殿試

堂錄

庚寅臘月館錄黃幹金普淳金悌行柳義養金載人李坤李高舟金夏材趙英鎮趙瓊李崇祐李世奭尹正烈尹勉

升鄭好仁等二十五人至是正言李迪輔自鄉上疏論錄中黃幹以貪吏李顯永癡蠢李崇祐及李鎮衡李益銑安廷炫任希曾鄭景仁申應顯李蕃廷等九人俱不可叅錄是時李疏先聲已播於京外錄中一二人有權力者先期周旋於李得免駁云

權震應李寂中荐棘

三月詔議權震應新除辭疏為其祖黃江公卞溫幸時受守令饋遺之上教及裕昆錄事八啓巖教削黜玉堂金普淳俞彥鎬李秉鼎上劄救之並竄嶺海三倍道押送宣傳官出去三竄人渡江與否知奏秉鼎父昌壽以不教子

公州付處旋寢之金文淳金載入蔡挺夏亦嶺沿投畀三
倍道押送 傳曰黨習復振專以斗護為主權震應大靜
投畀倍道押送 傳曰此時何論其科文武科既試禱科
初試勿施 是時戎年文武科已行禱科姑未行 傳曰其君若此其臣焉 有
其科况以校書舉行者游街並禁之二品以上時原任大
臣請對 傳曰此時求對為請討而然耶為苦我而然耶
並逐出罷職

前吏判李寂中以權震應單付諮議之故荐棘甲山權亦
加荐棘韋彰義宮不進藥參資申晦為疏頭 無在大臣罷職
二品以上及三品在職者上疏請進藥耆社諸臣亦上劄

不允申晦及罪散人又上疏請之不允 叶六 始還宮下教
以為不思坤殿冲子專務黨習世孫宮官再請湯劑進御
又下教曰今日還非為兩班乃為坤殿冲子侍從都尉宮
及兩班并勿随若有一隸見前則當卧舊邸今番科新恩
鄭趾燬李普天等十一人拔去賜花紅牌並歲禮曹還宮
時承旨崔台衡舉措駭然其紅牌歲于禮曹削科後令該
府處之李高巖以寂中之任敢為著啣問安亦施削科之
典柳得養具枷杻囚之還宮後始進湯劑二品以上賜對
叔還尊號還給之命蓋初以尊號中達極等八字還給諸
臣故也還宮後上候不豫口傳問安大臣還職並留門八

城領相金致仁及洪鳳漢金時默使并八來又下教有罪
名一并蕩滌拔去新恩并還科給牌花詔議通清時亟銓
令判書徐命膺初施刊版還為叙付軍職柳得養亦蒙解

柳得養嚴囚南間旋放

十五日備忘記舊黨復起其若柳得養所奏自當請討而
惹鬧之本是寂中而幾年倚仗之元輔慷慨請討豈徒在
於疲殘蓋男乎金致仁請討蓋男而金致仁請討蓋男不思同聲請討臣分掃
矣以此觀之不滿裕昆錄今日諸臣一也既抱其心言與
不言其皆舊黨彼柳得養於政庭中謂予曰此後為此者
亂臣賊子云今復成黨習大臣以下視若泛然果者臣分

乎 傳曰李寂中荐棘諸大臣顧瞻不為故下教矣又曰
李寂中侄焉敢晏在榜中目付標紅牌內八又曰榜以今
觀之耶奏欺君柳得養當拿八問之具格式嚴囚南間該
寺供鎖還宮後囚单子八之後數日紅牌還給十人又教
柳得養不過壯其言而無效者矣若以言之無效而處之
孰肯慷慨之言黨人自黨人慷慨自慷慨

李基敬黑山島構棘李一曾楸子島構棘

五月李自解海伯歸全州故里有除不就 上思之己丑
秋命升右尹召不就上疏引前年疏儒處分時以大諫上
疏未八啓不蒙譴今不可就職 上例批不允至是特除

安城郡守李乃入謝仍上疏乞歸其疏蓋列言崇儒之意
其疏不見嚴教竄巨濟尋構棘黑山島獻納李一曾上疏救之
其疏亦不傳親鞠嚴刑二次構棘楸子島明年皆放還

宋聚行劾趙曦

正言宋聚行疏曰昨年關西凶荒一包田米價至十餘兩
而方伯守令無一言及於凶荒不一賑濟四十萬兩營債
督徵於民而耗穀斥賣之際以其價之難捧不許於小民
盡給富商哀彼赤子如在水火前年平安監司趙曦嚴法
重繩以謝西人命引見聚行言西土人有相食之虞
遂命曦削職令緘問其事而遣御史李命彬查覈趙緘答

以在營時因京人報知人相食而搜問無有矣御史還亦
謂無此事監司具久鈺亦狀啟禰訪問無相食事得已趙
依舊調用為吏判

朱璘明史綱鑑

前持平朴弼淳上疏曰臣適伏見自燕來綱鑑會纂繫以
明史者既康熙丙午年間朱璘所撰而所載我朝事有璿
系因測之誣粵在 先王朝屢以此申于皇朝至于會
典昭雪之事則天下後世宜無此等文字而今者乃出於
太學士朱璘之手禮部尚書兼管翰院詹事張英為之序
自為信史與草野之書有異而國系之誣尚如此因極申于

昭雪之道決不可一刻遲滯故臣不顧職名之有無忙構
短章仰干宸嚴五月二十一日八啓朴及大臣並引見其
書亦持八傳曰此書乃千之萬之料表心骨俱戰其中
一字戊子所無之字此等文字雖傳於燕市何敢粧縵尚
今置之今日八侍三司敢不齊拜請討其時買耒三使臣
亟施旃棘之典八侍三司削職拜表日字以今月內擇日
自今減膳撤樂朴弼淳加資其粧縵而着圖者書徐宗璧
雖已作故難於憑問其子豈不知之令該府徐命敏依鞠
例拿耒又下教京外人家藏此書者皆令自現其自現者
自可參酌不者當施逆律二十日自現人俞漢吉申大正姜

世恭鄭得煥李維運依拿處例並親問皆配海島俞漢吉
以掩置多日不即耒告配楸子島李維運故承旨萬宗子
以初買於丹僧既見其文生脚而轉賣他僧欲掩其跡刑
二次黑山為民譯官許寬嚴處許燧大靜為奴臺啓請買
耒使臣使之自現而終無一人當該承旨不能舉行罷職
又臺啓粧縵圖章人故收使徐宗璧追奪目今士夫不得
與冊僧買賣今日使行亦禁買書事分付其奏文令藝學
蔡濟恭製進時前文任洪啓禧南有容黃景源同入講磨
事下教徐命敏時在義城官遣都事拿耒限六日往耒又
令五部探問藏書人部官自往尋問索綱鑑會纂并鳳洲

王堂訖門三綱及朱璘所著青巖集即令納官雜燒之
錦城尉朴明源上疏謂綱鑑數十年前輾轉借來初不掛
眼拋弄蠹壁之中偶借於族祖弼淳今有此章不能自發
告引罪咎曰予已諒之其勿若此焉

徐命敏拿來鞠問供云幼喪父不知有其書為對且曰不
知父書請死遂蒙放仍命限二十年凡使臣往北者買此
書者自首而終無應命者又捕譯官亦十餘人令自告買
書人親問不告并令軍門回示南門外其中高哥譯官初
稱不見其書及命懸金賄賞乃言渠雖不買未曾見其書
於文官杜德新之族德海居定州者之家高漢則以初不

告而聞賞乃告刑推正刑又購青巖集銀三百兩超二資
無現納者凡明史為名皇明通紀明史綱目綱鑑等書令
中外收聚民家邸藏燒之凡燒殺萬卷人或言明史不可
盡滅宜留若干書乃命通紀綱目二書特存之但去其載
國誣事一段刊段以右相金尚喆奏判尹東暹校理沈瀨
之為使臣五月二十七日拜表親率百官送之慕華館其
明史綱目撰人李玄錫追削其官七月久旱疏決時徐宗
壁李玄錫還給其牒其島示正刑人令後無得為累事下
教其島配人姑仍之至冬使臣得請還後凡以書被罪人
皆放初民間藏書皆令自告凡千明史文字皆聚京兆府

府庭雜燒之丹僧考問書丹買賣處多被刑罪丹肆遂亦
朴弼淳亦居金浦由是升堂上居一年死是日親鞠時
獨判義禁禁茶
洛恭進諫之上
不聽亦罪之

金光默啓論趙學善

大司諫金光默啓以前收使趙德常子學善以其從祖明
鼎命出緹於其族叔德洵曾經禮斜而學善不肯遂拔劔
爭遂明鼎遂痛哭而歸云命學善定配鐘城德常以不教
子海南投界明鼎等削版後數日其兄學敏上言則命
杖一百

兩銓論駁

六月判尹李翼元特除兵判出六月行都政叻議大作謂
以賄行私得四萬錢臺官金瑞應駁其受賄賣官狀命李
緘問而削其職吏判相德都政亦多人言乃除河龍珠
者為旌義河本武人居江華以富發身歷諸司擬熊川及
察訪望至是歷辭大臣而不得見臺臣李範濟亦拒不見
河乃周旋於大臣得解而範濟則謂河以私賤不可為守
令提囚陪隸河納數百錢於李求解諸名官金魯淳等示
為之求解李不聽乃啓以謂河本賤人乃納賄求解以
是觀之其初除官之銓官求解之人必有賄賂云云河乃
坐亦罷職

呂善亨黑山島定配

七月濟州牧使狀啓大靜梅棘罪人禎物故事命勿檢屍令本官棺斂行喪其兄廼放送禎返柩廼隨喪上京其前權穎以正言啓廼既嚴處分付不可放之不允於是廼留果川不得入京臺諫連啓不停獻納呂善亨連啓廼時以不呼罪人之名扶護罪人殿座太僕刑一次都憲俞彥述等耶啓善亨傳啓之際群音依微不呼罪人之名親問之下敢謂未徹天聽云請免為庶民邊遠定配黑山島定配宣傳官吳普祥以奉傳教摘奸廼家時不為搜探敢有欺罔因臺啓決棍後大靜為奴李行元南絳老沈煥之等避

傳啓違牌並巨濟甲山等地定配韓光會都憲趙曦吏判洪述大諫除授因幸景福宮勤政殿行朝參幸彰義宮海却華禁閣大臣待命十三日還宮三司合啓請善亨拿來嚴問與吳普祥並巫正邦刑廼則臺啓之下揚々近畿請更加嚴處並不允其明日臺啓又請王孫妻父宋樂休黑山島定配既而釋之

韓瑜公州牧島示

八月清州儒生韓瑜上疏曰伏以臣卽昨年請斬鳳漢之韓瑜也狂鷺素性不知權奸之可畏憂愛至誠惟恐宗國之將危於是排雲叫闥瀝血封章沮之臂而矢之死假使

臣身萬被誅戮而所言得用社稷以安則庶幾不為虛生
天地之間矣豈意誠未上拾言未見概而 殿下猶比於
臣赦臣必欲生之薄竄崩海獲保殘喘已非始料之所及
而迺者 恩命遽降宥旨深宣扶曳歸來縮伏鄉廬區區
感激不徒在赦命之降而已先見二字有若燭照臣一分
苦心者然不料下土賤品乃能獲比於君父也然臣愚死
罪終不能無憾於大聖人舉措之際何也苟使風漢之罪
不至當死則臣之請斬妄矣不宜既謫而旋宥臣之請斬
果若先見則風漢之罪不宜一任其假息臣每於中夜莊
誦二字之恩教未嘗不感極而涕感涕之極又繼之以嗚

吼也嗚呼臣臂之涅字不沫彼賊之首領尚保殺此賊而
臣雖即日滅死固無恨也此賊不死而臣亦苟生臣之不
願也臣於宥歸之後得見過去爛報則間者 雷霆之威
乍動日月之鑑至明緜緜前後傳教狀出凶賊情節而乃
以釀成勸成四字為渠之斷案噫嘻痛矣此臣平日憤惋
慟疾結臍膏中每一念至不覺髮豎而牙咬者也去年之
疏既不欲明下痛陳而顧臣跡在鄉曲專昧裏面疏遠傳
聞未知信否事涉於重大之地言或有毫髮之差則恐歸
妄芥之科故臣於是左思右量趨趨却顧私獨以為風漢
父子兄弟賣權誤國之罪已不容於覆載之間遂乃姑寢

前見只就近事而論之及夫王言一出播之八方嗚呼尚
忍言此哉某年處分卽 聖上為宗社審經權之大義理
而百世以俟醒人者也雖然聖心之哀痛亦將與天地而
無窮矣臣何敢追提往事以重憾聖心而若其事關於鳳
漢者則臣又安得以不言哉嗚呼向使無鳳漢則初豈有
某年而又非某年負犯則孰謂鳳漢為逆人也夫釀勸成
一個鳳漢之做得出來者而都是左右於禍福之間矣噫
嘻痛矣事到罔極之後渠何腹肚揚之掉袂歷陞天秩敢
以前古所未睹之物忍為勸成於上下蒼黃之際萬古天
下寧有如許凶逆乎嗚呼處分之前 殿下不知鳳漢之

罪至於何境則處分之日 殿下安知勸成之物在於何
處乎惟彼鳳漢亦一朝鮮臣子抑獨何心釀成於前勸成
於後耶此非特 殿下深惡嚴斥之竊想東宮邸下亦必
痛心而讎疾之矣顧今滿庭臣隣一國民庶孰不知鳳漢
之為萬之凶逆而惟其畏約所積無一敢言 殿下試集
大小臣民而問之曰鳳漢之釀成為逆乎否乎可殺乎不
可殺乎彼大小臣民亦各有大同之人心不泯之秉彝苟
非鳳漢之私人血黨則必齊聲曰逆也可殺也嗚呼 殿
下與東宮邸下既知其凶逆矣滿庭諸臣一國民庶又皆
知其為逆則春秋無將之誅漢法不道之刑不用於鳳漢

而用之於何處乎竊聞向日暫施付處之律旋降寬釋之命使彼萬古大逆假息於京輦咫尺之地 殿下其以鳳漢之地處異他而不加誅乎臣則以為鳳漢所犯即為殿下之逆賊又為東宮之逆賊則不可以戚聯之故有所依仰於三尺之嚴也雖以相禎事言之臣既不識中間委抑則固不敢支蔓為說而近聞三司但發論相而重辟臣未知有何所執而同群請討若是之嚴獨於所謂釀城勸成之鳳漢未敢下手以益其縱恣乎此固羣下顧瞻之習而亦 殿下刑政有所致之也今則國家與鳳漢勢不兩立而 殿下有此容忍寬貸以度時月今若一向泄之不

早置辟則將見主權日移賊勢日熾 殿下之國將無統駕之所矣抑臣尤有所大懼者夫鄙夫患失古有攸戎困斂餘氣理所必至今此四者之案出自 聖斷昭如日星渠亦自知其難追一日二日遂卒無事則必將信然益肆無復顧忌動必稱處地之異以脅制外廷之羣議蓄無君憤對之心以伺察 殿下之動靜其死中求生之計且將靡不用極而中外臣民之憂遑焦灼亦何所不至耶嗚呼殿下之庭無人矣歷觀前史權奸何限凶逆何限而當時亦有秉忠義行懲討者嚴崇之咆哮而猶有楊繼盛之疏秦檜之猖狂而猶有胡銓之章今鳳漢化數凶者固不啻

十倍然列 聖朝培養氣節殆四百年矣奈何濟之明庭
無一個為 殿下討此賊者甚者附麗投合助桀為虐其
餘則又左右觀望畏尾使黃髮君王孤立於

不知有此等大逆真所謂河北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者也何幸乾道昭々 聖怒斯赫翻然提出極惡大罪諭
之大臣大臣默々諭之近密伺之最晚近密臺閣之啓出
嚴教屢下迫不得已之後而其所為說羊含羊吐不成義
理向臣所云權重於 殿下勢大於 殿下者不其驗乎
臣本一布衣耳與彼鳳漢初無恩怨苟非危亡之機迫在
呼吸則亦何必重言復言一之再之甘自糞粉於鳳漢之

手乎臣歸自島中聞釀成勸成之教即欲手自斬斫食肉
寢皮而不可得則豈不欲疾拜叫闕以聞於 殿下而狗
馬之疾經年未瘳行步艱辛無由致身病裏徘徊如添一
病今始寸寸轉進來伏脣門披瀝肝膽而痛言之伏乞
聖明諒臣之言非出於妄察彼之不可不誅即日命有司
加之以治逆之律施之以懸街之典洩神人之憤以以為
宗社萬世之計如其不然速斬臣頭俾無與此賊俱生也
臣無任激切慷慨之至 疏八以語犯某年下送于忠清
監營令道伯臬示又命焚其疏 春間洪鳳漢處分後韓
瑜蒙放矣至是又為上未上疏

沈儀之施逆律

時韓瑜處分後又捕其同黨沈儀之李道燦 上韋義禁
府親鞫儀之還彰義宮 傳曰沈儀之其所不道甚於韓
瑜儀之所謂木咒 殿下豈不知云真箇逆賊也堂古介
巫施逆律 傳曰韓瑜萬古所無一猶異也况儀之自初
吃哮赤乃句語萬々匪測雖已正法李道燦並三而哩見
韓瑜陰慘之章何以曰奇特今者觀問卽二字也二次刑
訊可以知之黑山梟限已身充軍 傳曰儀之雖萬々匪
測聞其名予心若何其弟一人及庶弟一人勿為奴定配
備忘記一人亦與血怨猶不敢直書補斧子木咒末補乃

直言究其本有此類一人其誰刎頸自若懲劄而清州漢
在京漢復相交結匪測之章傳及於道燦而直自初吃哮
問一物匪測此如曰木器而 殿下所知云同心構草可
知予何容貸聞其外祖名予心酸亦勿傳示處分猶寬其
一人于今相交其章曰奇特今者親問卽二字而只見草
本果不知故特貸一律儀之乃金祖
澤之外孫云

洪鳳漢發啓旋傳

八月命行朝參又命儒生八耒儒生多不至但館學生及
方外生百餘人耒待以儒生之數少漢城庶戶金履復五
部郎官皆拿八部一併汰去

韓瑜事時奉朝賀洪鳳漢自江上八侍命罷黜大司憲趙榮進將叢洪啓大司諫李瀕以私義不肯趙以僚官不肯引嫌李又避云洪長子婦即臣外從妹至親故不得參並啓勿辭於是兩人合啓曰日昨處分為嚴重為今日臣至子何敢復提前事即伏見連下傳教 聖意藹然德音一布莫不掩泣而其時鳳漢不肅奉承以至於此不可容貸請削黜答曰無國則已有國則不可無此啓依啓憲府又啓呂善亨巫正邦刑依啓宋樂休事選送初依啓初八日趙榮進特命加資大司憲趙榮進大司諫尹坊司諫申應顯掌令全載祿李萬育獻納徐有元再啓依初啓文未云

洪鳳漢不可削黜而止為先中道付處 答曰洪鳳漢其時雖無狀下教已在洪鳳漢處地 何其職何以不能行伊霍之事而以萬古所無之事資予其雖為國而今思之奚時儀之心寒膽墜而只為本事至今熙々干々萬々料表先有瑜而彼儀之不問其名而高聲大言何不知云三倍於瑜故以本律處之窩主昨日已見可見乾道昭々今此啓亦是臺體而置忠嬪於何予靳允非為此人之寔為忠嬪如其不諱予為無子無婦初律果輕故特施糊黜之典云云

十二日都憲趙榮進遂停啓而自叢自停既損臺禮不可

晏然請速職答曰此事李瀕之外孰敢異議而茲事以後
誠無見婦之心昨日下教亦言結者解之果然此後將見
我婦心亦少弛吳益祥事亦停啓傳曰亞諫之啓云云耶
謂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莫弼墮鼻云云傳曰初啓即
允再啓若此者意亦深矣以臺體言必也下教雖懇測臣
等何可遽然停此請予措辭以爭可也昨啓而今不爭舉
措苟且豈若金載祿徐有元乎良可駭也俞彥述洪楫永
刊仕版觀今臺閣可謂末若之何以此相持何時了當予
自處分洞諭可乎洪鳳漢處地若何其任若何眷注若何
百人雖顧身洪決不若此何待合辭雖然憶垂恩顧惠嬪

特貸正律免為庶人以終其年若是下教之後便無加律
之事固測復提者依前下教當施逆律其令中外咸知

吏判改正

九月都憲申暉及南柱老洪景顏各上疏言吏判元仁孫
為人輕佻詠譎政注無狀請設正臺官鄭煥猷啓幾伯黃
景源江都醜葬未已忽為此任請罷職李潭長席旣以銓
事遭彈渠以僚席宜引避而佯若不知晏然行公請罷事

肇慶廟初始

十月初八道儒生李甲等皆國人上疏請為國朝始祖司空
府君立廟命羣臣議領府事金相福判府事金陽澤以為

允遠事列朝所未行難以遽行命罷職玉堂朴相岳亦持
難免為庶人其兄幾伯相德亦罷職乃命訖全州立廟號
肇慶廟設祭奉二負守廟庚寅冬文官李廷重者因朝祭
請為司空立廟追尊上未許大臣金相福金致仁等皆
以為難上亦決置之至是命行之時除廷重承旨有部
都事李亨者上疏請追尊如后稷不允是月望日陳賀是
日命世孫題主率百官行禮遣頒相金致仁陪行至全州
奉安

辨誣使準還

時辨誣三使臣八未聞朱璘以其國史事被誅夢其族耶

作文字並毀滅今無可論者但皇明通紀紀誣文字許改
正

十五日陳賀親制文下之而上使金尚喆給馬副使戶東
暹升資憲書狀沈頤之升通政凡以冊事被罪者皆放釋
是時肇慶廟成合二慶設科取金相定時等二十人即日
唱榜

御製教文曰昔年光國昭揭日月承訛龍襲謬特說猶行特命
專對魁魍自戡豈特自戡布於宇宙於戲光國復光於今
日慶祿益慶於萬世嗟今暮年幾月焦心星槎一回于前有
光乃於此時肇慶成是豈偶然寔賴陰階今遵廟舊例合

廢赦宥寡躬有歸拜之顏庶民蒙同流之澤茲於本月十五日祇告廟社陶殿頒赦自此以後列朝孝思益彰於後涼德繼述少伸于今云云

諸臺駁疏

十一月大諫李性遂疏言李判李澂為人痴蠢本無知識賦性貪鄙全沒羞恥前後被彈不知幾次而不顧人言隨除輒出其於銜柄唯恐或失其苟且無恥之狀一世莫不唾鄙又其政令放恣其所銜注非偏則私申尚權連姻譽累臺評何如而歷舉內外有若崇獎李象靖松禾縣監自前癘和公議不與而遽擬守令顯示扶護吏判宜亟施譴削又

聞女子非賤人者在嶺南抱血書蹄泣塗道蓋其父死於非法為李澂所沮過不得擊錚據此可見其縱恣無忌欺蔽天聽之一端臣向論茲事已發澂之兄弟並有削版之教然不可削版而止請施竄配之典澂弟瀨為嶺伯殺此人其女入京將訴冤擊錚澂禁之不得行吏判如此明年瀨為安州乃往辭而澂如例見之

六月持平魚錫齡疏言三司合啓辭事體嚴重向者叢啓之際李瀨內懷規避之心外因不當之嫌安敢巧作不成之說以售謀免之計乎究其心跡專出背公營私而一時薄罰實為刑政之失如此之人若不嚴懲遺君浚親之徒

也無所憚臣謂前大諫李瀛函施竄配前吏議全相翊屢
佐陞部改注昏憤一循已私小無畏忌而曾按湖南專事
貪饕販買米穀厚年利息南土之人至今唾罵且以鄙薄
之心貪進榮道超權赴勢驟躋要顯一年三通物議久駭
請一并刊改安邊府使李仁培自經西邑已著貪聲及蒞
本府加以酷虐刑民不聊生專以肥己為事函施刊版
之典

初十日掌令李育疏曰嶺南孝女之事言之痛心噫彼身
拘姦獄跡阻登聞懷抱血書號泣叫天殆近一年則審理
之褻如充耳佯若不知抑獨何心哉臣謂審理使林耕遠

宜施刊削

掌令郭顯純疏言朝廷官名外方邑號豈敢以私諱擅改
而全羅監司尹東昇以尹扶之孫諱其祖名改扶安為喜
安注來文狀以喜安書稱已極無嚴并邑則稱以點下公
然封庫事竟之後復使選官大駭聽聞今茲建慶廟之物
力分定之際不料邑力之豐殘只循顏情之淺深多寡不
一取舍不公寵婢姦吏從中作弊凡百所納皆以錢防故
雖藁索之微無不踴貴松炭一石至過於二兩一路錢貨
都聚管下列邑騷然怨聲籍籍尹東昇為先罷黜查實之
後其罪令攸司稟虜扶安縣監姜侗阿意曲從并邑縣監

任瑗沒恥苟存宜加罷黜

司諫權穎疏曰洪鳳漢之罪豈薄物細故之比哉當初免為庶人以終其年之教亦出於特貸準律姑施寬典之聖意則雖值邦慶豈可遽然蕩滌使為無之人乎故臣謂特免庶人之命即為還收斷不可已也

初十日傳曰三臺臣并牌招八侍面奏湖南伯伐知中樞洪樂性除授荅郭曰戶東昇若其姓全氏不赴其道乎行查之請其何行查此則過矣姜倪事雖苟且非渠為矣其何深非任瑗事依施荅權曰此人豈其永為庶人非特為冲子也予意矣深今日臣子何敢復提荅李曰林鼎遠特

施不叙之典

具善復設鞫後削職

壬辰四十八年正月執義金和中疏論徐膺為命大學胃

彈行公不識廉恥宜譴削初臺臣趙昌達論徐安希文衛

是拜大學不引嫌於辭疏人或問之徐曰其言無異狗吠不足校也又言戶判趙雲遠去冬

貶坐郎廳李敬倫閔濟烈不察貶坐則例書中考而知書上宜罷職御將具善復貪婪不法之罪疏八戶判事依允命膺事此人予則曰得人此等風習予不取也御將事具門義兼休戚浮曉何信而一筆勾斬甬心不精矣明日和中避是夜嫌臨門急命善復及其將校拿八設鞫將校回

示後充軍具則削職金和中初則安置濟州旋命削職
金避嫌有具戚脅恐喝等語故教曰將臣威喝臺臣則
國之存亡一言可判故問其本事今者葛藤專由於申
晦之不慎口禹世疇者見申晦言金臺將駁汝帥世
疇歸言善復善復之子與和中甥侄俞駿柱相親使之
緩頰於和中而不聽故善供辭引此故有復此處分而
戶郎則閔李有世嫌不相見貶坐各不赴而趙乃書上
考是後兩郎皆坐罷徐命膺對疏則以為趙乃渠在銓
時長銓戶汲不相議而通清渠嘗疏塞之不可以臺諫
待之故其言亦不為嫌云

李衍祥疏論銓官

吏判李寂中奏判李徽之奏議李海重為政除文學李衍
祥為始方在春防直中郎出上疏論銓官引宋蕭杲卿事以為
杲卿拜臺官乃曰朝廷以吾為憤不能言而有此除也
遂疏駁其人臣之事亦類此是日吏堂又八關開政聞有
疏駁即上疏引出上謂吏堂雖有臺疏既開政則當了
事徐為引嫌未為不可而遽然散出不可置之特竄寂中
於稷山而兩堂則牌招開政不得已出而行政旋復引八
遂釋寂中而兩堂尋亦適職仍下嚴教云蓋衍祥本禍
家子弟固宜處鄉自靖而乃隨眾應舉覓官為不可故教

意如此而外間諸議以為衍祥初除臺官非如屢居而不言之人則銓官安料其憤不能言而除拜之且徽之即其堂叔而亦混駁為無狀於是衍祥走出郊外其他禍家子弟仕宦者以上教皆不安而謀自免云既而衍祥復入處京中尋拜至堂不出

吏判吏議投界

三月吏判鄭存謙吏議李命植政大司成望以趙畋金鍾秀徐命天通清又擬鄭象仁大司諫望傳曰大成之望生眼故問之三望皆新通云濫通難逃而通清二猶過矣况三平吏判鄭存謙吏議李命植罷職李澈為吏判金致讓

為吏議新除大成趙畋通職徐命善為大成吏叅李徽之通職具庠除授洪檢為吏議又以鄭象仁苟克大諫鄭存謙加削版之典又傳曰前則為經筵仍通吏叅為大成仍

通吏議故吏議之望浩多李裕身至有海魚之譏此李裕身之奏

語謂吏議望多濫今則皆復為通清矣其望馬可如此而大成舊

望數十人若是許多而一政三通良可寒心後穀日臺諫請存謙命植削黜依啓尋特教存謙淮陽命植長淵投界既而存謙北青命植歲山移配命植尋訪存謙赴北青

金致仁免相門黜

傳曰金鍾秀登第未久資屬耳而輒居徐命天之右願升

相金致仁免相蓋以願相為金鍾秀從叔也其庠洪檢皆
不進適免特除都承旨趙重晦為吏叅承旨任希教吏議
皆不進傳曰必為經筵國子長然後姑可行公乎又傳曰
政官八未後可進水刺趙任皆出謝行政十日行朝叅大
憲尹得耆大諫洪樂命不進刊版韓光會除大憲李得培
為大諫皆出謝傳曰身為三司恟而隨衆肆然營救金魯
淳三水府三倍道押付金為玉堂言不可以一人之故盡疑他人云傳曰幾年
調劑願相今為黨人願袖苦心蕩然何心酬應又曰願相背
先為黨朝叅時儒生臣耳目交皆護焉陋矣韓光會渠亦
苟且緇縫可謂忘君忘兄耳是日大憲韓光會大諫李得培執

義金復休司諫任觀周掌令洪九瑞金煊持平洪彬蔡弘
履正言鄭景仁金養心合啓曰日昨政注三通有乖物情
及下詢之際大臣奏對不能仰體聖上五十年苦心顯有
周遮緇縫之意不可免相而止請致仁罷職答曰律豈止
此施以不叙之典諸臺引嫌請遞依啓大憲趙榮進大諫
李徽之皆不進旋出謝十一日趙榮進引前年洪漢鳳事
時有發自停之失請遞不允李徽之引金致仁與已有甥
妹之嫌答引朱溪君彈姑夫任士洪故事不允於是兩人
合啓曰職在元輔倚任如何而其所奏對萬々駭然孤負
聖恩顯有掩護周遮之意不可削職而止請削奪官職門

外黜送依啓

金致仁遠竄柳俞島配金戶投界

正言柳烟疏曰金之被罪也李徽之有當避之嫌決不可
參論而 殿下強令論啓已非體下之道而徽之惟當引
義獲罪為期而一番例引旋復冒參宜削職也

獻納李亨元疏曰朋黨之習惡其名而並之則乘時網打
之計行矣欲並立而調停之則牛李相傾之習是耳唯在
賢之而惡之公明為治彼此俱忘則善矣如惑不然而較
量彼此排望之間用意參互則不可矣又曰人臣事君守
身為義承順非恭至於官職去就大閑廉隅不可放倒况

任希教非但人望素輕曾犯賊汚被配絕島其行已不廉
奉公無狀可見豈可使佐貳於天官乎宜判版也荅柳曰
李徽之事予則曰不然引朱溪君飭諭焉可異也荅李曰
任事遠則今提過矣一政三通非特不公欲沮幾十年苦
心近者處分其各畧之今爾疏語涉囹圄而意則自綻如
此人何用於垣閣依啓辭連職

是日持平俞恒柱啟曰訓練中軍尹泰淵自在堂下行事
姦慝偽造宰相之言躡取名宦及為亞將驕重莫甚看幅
巾騎青驪出沒隣里蓋其經營將任褒幻衣服蹤跡殊常
如此邪妄鄙悖之類不可置之請削版又啓妹夫與妻甥

雖不同有親兄弟之義向者李徽之既知憲府有合啓之義則當引義不出被罪為限而率爾出甬仍以奏啟請削職並不允傳曰尹泰淵事萬々可駭自取軍律令訓局持旗鼓待令建明門是夜御將尹泰淵拿八回示尹補元無此事

二十一日傳曰職在元輔甘心樹黨李徽之嚴勵之下以大義嚴辭而昨章今啟隱然報復其眼只知有金致仁莫知其君納言通清於渠過矣陋矣李亨元箴頭隱尾恍惚叵測隱然追黨俞恒柱公然彈武欲成黨習宜先其本而嚴堤坊背其君背其先欲樹其黨金致仁稷山縣付處李

亨元淮陽投畀幅巾青驪既皆孟浪告君以詐俞恒柱刊版逐送鄉里柳炯所論李徽之事肆然若此刊版傳曰納言通清何等重也李亨元肆然通清銓官罷職又傳曰初作備一政三通銓官並削黜現告前吏判趙明鼎參判黃景源參議俞彥民

傳曰任觀周頊者自以為狂今又猜類陷時體前後告君判若二人罷職又曰此後為李亨元柳俞作備者當親問正刑以礪頑俗枝葉超附既皆嚴處况其本與黨主乎付處太輕金致仁海南遠竄又曰一黨復成三黨各勢向者金鍾秀之奉行天討全疏所謂非漢官是為奉行天討

云々義子之目鍾秀何逃陋矣一人不足道也尹著東迎
合上意尹嘗為大諫言董諫不一心一串以此觀之義子
可迎合上意而不啟與著東亦清黨柳炯俞恒柱美其名而倒其黨無狀亨元
况認其說何足數也云々前大憲韓光會刊版柳炯楸子
島俞恒柱黑山亦為庶民金鍾秀機張尹著東甲山投界
傳曰祭文製下故頌相致祭全在

升三日傳曰昨日講對意亦深矣諒其君心而宜皆慷慨
而只有鄭趾燮金咒大二人可聽任觀周何足道也而渠
皆未應云々三黨中甘心成黨者皆於金吾自現迨後予
服藥又曰柳炯俞恒柱自南既八則况本色西黨必有表

其名而投八者若自現當用赦例政院申飭又傳曰即令
自現若不則明當建明門殿座其宜申飭又曰自南來者
既二人則兩黨相合豈特十百元輔為領袖募取三黨乎
豈為周赧漢獻義子協贊背先將至何境其若隱諱來朝
當座于門詳問正典光履殿鑑何敢欺隱另飭自現申光
履庚寅年因閱百興事自現

頌賜百世錄

傳曰幾年調劑三黨聚成一黨幾年調劑元輔之子背君
背先甘心領袖新黨喜得此人作為萬萬駭舉頃者下問
敢為彌縫其心自綻元輔若此表君何恃又傳曰當初恟

於金鍾秀之言

謂奉行天討之言

依違苟且八侍三相皆免相尋

傳曰於今此前若何以袖手傍觀前三相並罷職

領金相福右韓

翼暮右金尚喆

又傳曰從古天章閣故事於此堂授筆令供實職

軍御堂上堂下侍從皆來待又曰特命自現其令吞炭效

宋故事給紙筆懷若不直陳太阿新磨予欲一試其各無

隱鄭弘淳不先不後其欲用謀罷職

鄭上疏乞暇遷葬

金吾諸堂

皆待建明申晦判義禁除授即出謝傳曰太憲趙榮進以

初啓繡縫皆使其君行耳目之事罷職傳曰今者此舉予

意深矣

謂召見授筆

其中依違苟且者今當臨門照金致仁尚

遠竄曰有國者耳目乎負君樹黨綻露無餘諸臺八侍予

何為耳目事近日大官苟且不足道兩司袖手傍觀不勝

駭然近者行公臺臣趙榮進朴思亨並削職

於是前叅議李海重為首叅議金相之玉堂俞彥鎬李驛

遂金基大及南少任希簡等合六十餘人八庭書進所懷

攻致仁竊清名為時體負上君之罪親陶受其書置之傳

曰李台鼎閔鼎烈金復休趙貞相俞彥鎬任珖邊景鎮宋

聚行曹命業皆依拿處例待令遂御門各人拿問傳曰李

台鼎十分叅酌罷職閔鼎烈刊板金復休依韓光會例削

板趙貞相長鬣定配俞彥鎬黑山島為民邊景鎮以避鄉

蟣虱之類於清類綉繆當嚴訊而今日故

是日國忌

令該府郎

金吾門外杖一百南海充軍宋聚行削職因初諸人所書
納供辭者編為一書名曰永垂百世錄令刊行藏於史庫
頒賜羣下親製序文以弁之畧曰金致仁自居清黨挾鍾
秀作此駭舉已無臣節趙榮進一人外大臣耳同舉皆結
舌自今國是大定清類名類自消於宇宙之間宋國可廢
云々

致仁初八侍言三通舊有其例金龜柱等亦三通又言
金鍾秀自當為大成

金致仁栴棘

二十四日大司諫李海重執義李蕃廷司諫李萬育掌令

李澤遂持平洪樂恒獻納南柱老正言任希簡洪彬皆特
除八侍遂合啓遠竄罪人金致仁以幾年元輔倚毗何如
而不體我 聖上五十年苦心植黨濟私自稱清類以致
一種浮躁之輩競相趨附其壞亂世道負國忘先之罪不
可遠竄而止請海南縣遠竄罪人金致仁絕島安置 上
曰旌義縣栴棘兩司以擬律不審引避勿辭勿待傳曰李
亨元三水勿限年定配鄭存謙北青李命植博川遠竄傳
曰既作嚴斥錄今日所捧皆下藝閣刊行

二十五日傳曰李判府事拜相二十六日夜右相李昌宜
因上教出謝藥房連日請進藥不允吏判李澈引前年臺

彈不八謝累促之傳曰李判為清黨乎名黨乎為時體黨乎即令謝恩傳曰幾十年協贊元輔之子忘先忘祖隱然樹黨歸辭掩諱可勝誅哉疫照初請雖不足道趙榮進為都憲請復律豈止於此而付處遠竄皆因特教人皆媿阿有耳目乎自現之命焉可已也而覩其舉措徒損國體效宋故事特授書納列布照予於今日心一倍者慈殿頃年三大臣金在魯俞拓基李天輔賜饌於齋室有教曰金某俞其故臣故予為此也其教尚今在身况值今日仁元忌日其雖設國宜思幾年元輔依前海南安置勿柝棘傳曰以邊景鎮所供觀之鄭存謙子以布衣恣意使喚相家交結非類萬之可

駭永為庶民不齒士流二十七日吏判李澱待命勿施牌招承旨洪檢授吏議澱及檢並出謝開政趙重晦不進命補忠州旋寢之具庠特授吏秦傳曰舉措萬之寒心身為相臣其請適中其意右相李昌詎免相傳曰今日有耳目使其君下行其皆媿阿此事何體紀綱今日兩司并削職傳曰判尹申晦吏判李澱拜相大憲宋瑩中執義朴相老持平蔡弘履李東遇掌令洪九瑞司諫宋鏐正言任希兩新除出謝合辭請金依前柝棘不允措辭依前畧同

嚴璫柝棘

四月大司憲嚴璫大司諫南玄老校理李坤合啓 上曰

負國忘先問其本則即由於義子能譎金鍾秀而清類名類勸其叔而恐動軟弱其叔陷於誘而若此黨人趨附云云一女舍寃五月飛霜且於耽羅其若不虞新婦青孀矣比東海婦云々不允傳曰仁流有弊義流亦弊况清類乎今者嚴濤敢舉一清字一名字請而曰假若此仁義流弊亦曰假仁假義有此心有今弊以清名勸誘者鍾秀為願袖者金也惜其名舍本事請假者濤也清字名字可謂誤三人濤可謂時體窩窟時休不禁予何為君嚴濤大靜柝棘三倍道押送

嚴濤是日八侍時言清與名流不可罪宜改以假清假名

流而罪之

金鍾秀柝棘

十四日大憲俞彥述大諫沈檢司諫申大脩掌令鄭彥暹獻納郭鎮純校理徐迥修鄭好仁副校理趙載俊正言任希曾趙英鎮修撰申光緝合啓請金致仁依前柝棘不允俞彥述鄭彥暹啓曰罪人金鍾秀本以能譎之投性專事朋比之習誘其迷暗之叔植黨渚私壞亂世道向者處分固取欽仰而不可投界而止請絕島定配 上曰今日可見公議依啓金鍾秀遂自機張移配旌義柝棘五月移配球島柝棘初十日三司合啓答即其地柝棘大憲鄭光漢

大諫李海重請依前旌義旃棘又啓於金鍾秀事有當論
不論之失請適事還給金鍾秀旃棘琺島十二日合啓金
致仁勿於即其地旃棘依初旃棘郡割不允合啓及趙曦
啓復並發前都憲鄭尚淳以不達因臺啓削職

求言下教

五月備忘記今見太陽此心一倍其令政府求助若投石
于水當於達明門親為求助士庶中有應旨者皆令未待
又傳曰國事則無可為民生困窮耳目媿阿朝象則今加三
黨兩伐元輔員員先其難請討亦為循例騰傳故紙三
昨臨門求直言儒衣儒巾皆隱其家不過鄉儒因事來京

者臨門自惡其令政府廣求直言

初二日傳曰廟社兩次祈禱再次臨門初則益浪昨日僅
為成樣亦不無駭愕之語今聞校理徐迥修所奏坊中時
弊此人頃年過以處分近者所用已知可貴禮議除授以
示予意

閔恒烈放逐鄉里

正言閔恒烈疏論臺諫處分過重又言承旨玉堂無一論
救皆引避徑出傳曰今日不雨金黨之章適到欲逐承宣
儒臣使君孤立永列仕版放逐鄉里仍幸彰義宮藥房不
許入診大臣三司請對皆不允明日始還宮

具庠梅棘李顯東準職除授

掌令李東顯疏曰具庠本以陰譎之性兼有濫滑之習平生伎倆無非侵民害物之事日夜揣摩皆是趨利營私之心攘臂於傾奪之場而自稱主張時論揆面於得失之際而惟事設施機閉其撓亂世道閃忽縱恣之狀乃父乃叔所共涕泣呵責至於生此悖子必亡吾家之說傳播一世有耳皆聞愚浮患失凶國害家者可謂此等人渠若有一分秉彝之心辜恩負國豈至於此哉格外之恩若出不擇之地清華要任實為長其惡之道具庠前後資秩並命刑改仍施屏裔之典日前臨門求言南益祿為名人所奏極

涉猥越其中一句語全不襯著萬一駭悖如此妖邪之人不可置之輦轂之下宜絕島定配疏八無批荅令人侍遂以疏亂發啓不允傳曰主張時論果若此則於令辭之時關係不重譎謊二字及臨政囑簡用意首副不可置之令該府拿鞠嚴問是日具庠原情二件事並發明更招以父兄呵責事亦發明御門親問後海南定配十二日因臺啓巨濟梅棘李東顯準職除授

臺臣金履禧所啓具庠囑簡人使之自首蒙允

李疏有庠為吏參受

人囑簡多除以囑簡事自刑曹捉問吏曹下隸抵於臺官

李範洙方詣北道令拿來

李範濟栴棘

七月三日李範濟拿未親臨達明門刑三次黑山島充軍後因臺啓即其地栴棘範濟父與叔李麓廷著達著延並嶺沿散配沈履之金光點出於李範濟招以為與庠相親並竄配

武臣子弟禁科

傳曰此後武臣之子弟為儒而入場者限己身充軍雖非武將其父為武其子投托為儒者充軍事定或嗚呼武子登科侍從則其作弊於文百倍矣特其子其侄亦然李景春是也雖在令前侍從案皆拔名以校書館施行此教數

月還寢依舊赴舉李景春侄一曾為侍從上書故云

金觀柱疏討洪鳳漢

副修撰金觀柱疏曰伏以君綱凌夷天位孤危人心陷溺世道壞亂淑慝無分是非不明日漫月漬風氣大變朝廷之上循默成習公議不行以至近日城社之間狐狸窟窟竊弄威權濁亂邦內不准其弊上鉗下殃民病國之罪有浮於杞檜抑其悖逆凌犯無君不道之惡倍甚於莽冀顧其向來負犯實 殿下之所洞燭措紳之所已知言之痛心今何忍復提而七八年来又造為追崇八廟之論顯言公唱波動一世人心驚惑中外荷擔嗚呼果如其言則天

下萬世其將置 殿下於何地乎以 殿下之篤於人倫
而止慈之德達權之道實百王之所不及一國之所欽仰
而彼獨何心乃敢包藏凶國變亂大義以為日後翻覆之
計乎思念及此不覺骨青而心寒也以此致討亦可謂才
斬難赦萬剛猶輕而此猶不足以盡其罪而正其名也嗚
呼丙戌之事尚忍言哉伊時聖候違豫浹月沈錦扶元之
道莫如蔘劑而藥院所儲類皆糊尾貼絲全無其氣一經
刀剉輒如灰飛平日例進尚難責效况當允患何望奏功
其時國舅躬任保護日久燭庠力言于彼曰聖候若是沈
篤糊蔘決無以得力宜純用羅蔘不可遲緩彼答曰難縵

不可用也國舅嗻喘曰大監若有妻子之病萬分危重當
用蔘劑則其可以家力難縵而不赦乎况以堂、千乘之
國望八君父患候沈淹救護之道專在羅蔘而顧乃預憂
其難繼而不敢用耶彼乃勃然作色曰大監戚里胡乃干
預藥院事耶國舅泣而答曰使我而干預朝廷則誠罪也
目今聖候若此藥院湯劑顧不可與論耶自此以後逐日
爭持終不肯聽如是之際聖候寢劇元氣益下遑遑罔知
攸措國舅不勝憂憤遂言于彼曰聖候至此於境而大監
終不許用羅蔘過此以往大監不能辭其責矣聲色俱厲
涕淚交逆於是彼乃俛首良久罷勉而許之國舅又私求

童蔘一根納于藥院煎而進之何幸一夜之間陽氣克回翌日之朝乃瘳有慶豁然如披雲霧而觀青天必是上帝降臨陰疾凶圖潛回造化以延聖壽於億萬年無宿得以發其惡而正其罪以洩神人之憤也天理昭々焉可誣也當此之時大小奔波朝象一變而可驚可愕之事不一而足而事繁忌諱臣不忍言嗚呼以殿下之聖德仁恩俠于人肌者已四十年有餘矣未知何負於臣隣而世道人情若是其泮渙耶聖候既復之後脚患之苦房闈之間運步甚艱國舅以老人下部藥力難敷非借酒力無以下行而又慮禁令未解聖意漸許遂言于彼使之勸進而終無

有意旋聞前彥議臣洪晟老父以松茶見效仍為陳白殿下命晟八侍詳問其事委折而果未有發落彼自筮中退坐閣外厲群大言曰主上不飲酒尚患激惱頻作臣隣凜凜度日今若用松茶吾輩將何以支堪乎聞者駭惧莫不失色其後八侍國舅持其腋而脅之使奏彼乃不得已勸進松茶則殿下言下即議遂進自是脚氣頓勝日勝一日而步履遂至如常其時殿下至有未安之教而朝廷無一人討其罪吁可寒心嗚呼向來一隊之人以李光佐之不設藥廳合辭致討爭持不已者凡幾年矣以彼凶之阻撻蔘劑探切松茶比之光佐之不設藥廳則其罪

輕重緩急又何如也此不待智者而後可下也唯此二事
於渠負罪之中尤是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陰誅一國
之所顯戮者而天網恢王討不加故彼乃謂國無人不
息自戢凶吐逆腸去而益肆近聞恐喝春宮搖動國本之
說始出於戚屬之家播紳之間吐舌相顧瘴癘竊歎屋語
播傳巷議誼籍噫天下萬古豈有如許惟鬼罔測底凶逆
耶彼其平日視我邸下殆同渠家小兒謂可以翫美掌上
隨意翻覆故咫尺前席敢發凶言無所顧忌是豈臣分之
所敢出人理之所忍為哉夫人臣負罪至於此極而
下漠然不聞故使渠假息得違王章是固有可說也苟既

殿

聞之矣而猶養養蛇蝎久稽天討則祖宗三尺更將焉用
天下後世其將謂 殿下何如主也耶嗚呼 殿下之用
此人殆三十年于茲矣畀以柱石之任躋以輔相之位眷
遇之隆古今無此者以其有德也則臣見其狠愎貪驕以
為德也以其有才也則臣見便佞始閃巧黠以為才也以
為東師之外祖也則臣見其向來處變而有以知其承蒙
勿用之人也 殿下終始信任假使權柄養其奸而長其
傲以為在廷之臣忠君愛國無踰於此人有一憤其奸狀
抗章請討則輒深惡而痛懲之以制萬口一辭之公議蓋
自朴致隆之忠而瘦死絕海尹在謙之直而瘠瘠終身一

時之嗜利鄙夫風靡景從爭相趨附譽道功德薰炙勢焰
耶謂古家名族學士大夫亦復一例右袒助於鳳聲於是
漢軍四面楚人居多而八公草木盡化為晉兵矣向來草
野葦布奮濯臂之忠抗持斧之顯以決九閹之雲霧則其
孰能障洪流之狂奔扶大厦於將傾耶獨恨其言出踈遠
見聞未廣只議其竊鉤之小未及殺越人之大也當此之
時殿下痛群下之不言嚴教備至雷霆屢加而皆猶抵
死緘口未乃至不得已然後草草發啟以塞聖意而不敢以
極律致討於是殿下不待臺請而直下處分噫綱紀如此
何以為國乎嗚呼以殿下之英明為彼一逆豎之所瞞

美者亦幾年矣今其罪狀稍著庶乎可以回悟而貸律之
教綏下特宥之命旋降溫綸絡繹慰諭勤摯遂使戴頭鬼
偃息城闔屢登筵席頑弟出入於藥院悼于母礙於要顯
是其頭勢必大賊氣復張宗國淪喪而後已臣竊不敢知
殿下之所以處此者有何甚不得已之事而為此養寇
召禍之亂不念艱大付畀之重耶是豈一國臣民之所以
期望於殿下者哉嗚呼顧今宗社之耶倚臣民之耶仰
載者惟我殿下與東宮耳彼以么麼小醜陰懷異圖乃
敢謀危我東宮搖動我國本恣行凶悖罔有紀極則為今
日臣子者耶當沫血飲泣沐浴請討之不暇而舉世若狂

漫不知有此義春秋之書直可投之水火而不復讀矣若
臣休畏凶焰計較死生終無一言以扶植此義則是所謂
予不順天厥罪唯均者茲以不揆輕弱觸冒禍機敢將才
管用代鈇鉞句句腔血字字忠憤伏乞聖明鑑此危苦之
衷洞彼奸凶之狀亟揮乾斷快正王法以謝神人以安宗
社幸甚

金龜在袖疏討洪鳳漢

工曹叅判金龜在袖疏畧曰昨者臣之再從弟觀在自玉
署送示言事副本臣驟然驚起一遍披讀無論其言之得
失一篇首要多提先臣志事以為說而乃臣之即嘗憶痛

於心而未敢發口者也噫為人子而顧瞻時義一味含嘿
使其先人之誠暗昧不章於世而乃使他人先之是則非
但不忠於 殿下又重以不孝於其親不忠不孝何以為
人罪大三子生不如死惟前日之不言仁者猶有恕也今
日又默焉則是禽犢而已臣又何顏可以對聖明於前
席見其親於地下耶茲敢不避形跡之嫌而沫血飲泣為
 殿下痛陳之惟聖明垂察焉向在丙戌之春聖候違豫
自正月之初始有痰結之候而二月之晦又添昏眩之症
水刺全却湯劑無效以故元氣日減漸至漸級當此之時
救護之方全責參劑之好否此不待醫者之言而可知其

必然也當日臣子之取以盡心於君父者舍此而何為哉
伊時先臣經月直宿辰夕燭瘁親詣藥院見其御藥所用
之蔘則類皆糊鬚附尾打扮成片一經刀剗輒如灰飛雖
閭巷卑賤稍有家貲者不肖八口則其無一分真氣而不
堪為御藥之用可知也先臣心甚駭然問于醫官輩皆以
為近來京貢之蔘例皆如此故常時湯劑皆以此用之蓋
聞年前洪相鳳漢奏除外方進貢之蔘撰作京貢之人輩
鳩聚尾蔘之如絲者捏合塗附名之曰蔘而以進於內局
內局或欲黜退則鳳漢大群詬喝曰是殺我也上自提調
下至醫官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也於是先臣言於都提

調臣金致仁曰聖上平日久服蔘劑當此患候彌篤之時
苟不別擇好品而只以此糊附者進用則元氣決無以扶
接何不以純用羅蔘以收速效耶致仁曰吾意正示如此
但首揆不肯方此渴悶大監言重頌力言于彼期於進用
可也先臣遂以其言致仁者告于鳳漢鳳漢沈吟漫應曰
此難縑之道不可用也先臣曰是何言也大監若有妻子
之病當用蔘劑則其可以難縑而不之用耶今聖候沈篤
非羅蔘無以為力一邊收用院儲一邊分定各道抑何不可
而亦何持難之有哉鳳漢勃然作色曰大監以戚里胡乃
干預藥院事耶先臣獻欵而難曰使我而干預朝廷則誠

罪也目今朕候若此藥院湯劑顧不可以與論耶自此以
還逐日爭持殆至數旬而不相入於是計無所出或使提
舉從容勸誘或醫官合辭贊成而鳳漢終不回令聽如是
之際聖候漸劇元氣日下中外惶惶罔知攸措先臣嘗自
診筮退坐差脩門促臣入見握手嗚咽曰羅蔘終不得用
而聖候若此為之奈何吾將不計禍福以死爭之也翌日
因鳳漢之來訪直叩正色而言曰聖候至於何境而羅蔘
終不見用過此以往大監不得辭其責矣任意為之可也
辭氣俱厲涕淚交迸彼乃俛首良久曰大監之言亦然矣
遂匍匐許用而先臣又私求童養一根納于內局煎而進

之乃三月十九日夕也何幸元氣先回於一夜乃瘳告慶
於翌朝痰眩諸症豁然盡祛是日父子相對舞蹈歡欣先
臣又慨然謂臣曰是固洋洋列朝默祐宗社保隲聖躬而
抑亦皇上帝降燭函肚潛回造化身早晚之罪惡自莫
逃於淵鑑之下於是罪可正矣憤可洩矣天道孔昭有不
可誣也汝其識之其言在耳歷歷如昨日事矣嗚呼 殿
下何負於鳳漢而鳳漢之無將無嚴一至於此哉聖疾既
復之後脚氣不足運用甚難房闈之間不能移步先臣以
老人大病之餘元氣未復下部羸弱非供酒力藥力無以
下敷而其時禁令尚嚴聖意或者靳許故遂言于鳳漢使

之勸進而終無肯意旋聞前參議臣洪晟之老父久苦脚
患以松茶見郊遂邀而問之仍為陳白 殿下命晟八侍
詳細下詢而終未有發落鳳漢時八筵中無一言勸進退
坐閣外厲聲大言曰主上不飲酒尚患激惱頻作臣鄰稟
之度日今進松茶吾輩將何以支堪乎聞者莫不失色其
後先臣與鳳漢同入問候訖先臣故以手扯其腋曰可奏
其言如是者屢漫若不聞先臣遂大聲曰胡不奏松茶事
乎彼乃不得已漫辭勸進則 殿下既許之自是脚力頓
勝旬日之間步履幾至如常其時光景 殿下亦或記有
之矣唯此二事乃鳳漢之負犯最大者而羅蔘事則 殿

下尚今漠然不聞松茶事則雖晷燭其槩而猶未得其詳
耳其後鳳漢遭其繼母喪先臣徃唁之鳳漢乃出眎其拇
指誇其所用之蔘曰如許其大者凡幾許斤先臣歸而難
曰渠之繼母是何物老嫗而乃能服千乘之君所未能服
而家力是何等巨富而乃能絀國力之所不能絀耶吾則
神精已瘁無復久斯世矣噫四百年宗社必覆此人之手
矣臣記存此言尚今不忘至於今日漸覺燭照龜卜而無
小差也蓋此數款乃先臣志事之所在而緣臣不肖泯沒
無聞心常痛焉今因事會之發得以一陳於 殿下之前
自是以後雖即地滅死庶無餘憾矣噫先志既明私義粗

伸宜無餘言可以及他而若其所謂撓動國本之說是繫
宗社之存亡儲君之安危則臣又安得不一言以明之哉
嗚呼某年之事即聖上為宗社大處分而斷自宸衷赫如
日星凡在臣鄰孰不欽仰若鳳漢之所以奉承何嘗如古
大臣臨難不奪之節哉直不過怵畏死生乘時繡縫耳其
後時日稍久凶計層生包藏禍心反覆顛倒始乃倡出退
崇八廟之議顯言公唱波動一世人心驚惑中外荷擔識
者之瘋真憂竊歎蓋已久矣唯我春宮邸下資質英特鑑識
明透伏想於此有知其所處而鳳漢敢以小人之腹妄度
二聖之心自謂吾言可行吾志可成年前私覲於東宮也

乃葢日後翻案之論敢售前面脅持之謀春宮邸下深察
其姦不動聲色沈默不言顯示嚴斥之意鳳漢不勝憤恚
遂出不道之說曰邸下若不聽吾言則當如是如是云如
是如是者即搖動國本之說渠雖忍能言之臣何敢謗諸
筆舌也噫嘻痛矣從古亂臣何限凶逆何限而咫尺前席
敢發不道之說者求之古今豈復有其人哉顧此一言繫
是禁中語宜若秘諱不傳而出自戚里之家播諸搢紳之
間聞者吐舌相顧色沮臣亦椒房近屬有耳得聞心顫骨
青不能自己而至今不為 殿下一言者蓋緣有取制事得
而若論其罪臣亦無自贖也嗚呼 殿下者宗社之首也

東宮者儲貳之君也前後絲論每有一隅青邱祖依於孫
孫依於祖之教苟有人心孰不感泣而彼鳳漢者在殿
下為元輔也在東宮為外戚也抑獨何心仇讐我 殿下
抑過茶之進用危逼我東宮搖動宗國之根本乎為人
臣而有此負犯則宜不得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至而今
戴頭偃息城闈者天道茫臣莫之寃也又造為保護東宮
之說以眩惑人心以脅制公議其言曰我東宮之外祖也
苟有害我之心是不利於東宮也噫是何言也東宮即下
受宗廟主鬯之位係億延頸之望凡有秉彜莫不爰戴
則是豈一鳳漢所得以私之哉苟如鳳漢之言則是誅王

莽者不忠於成哀而討梁冀者不利於冲質也渠既以不
道之說敢發於高筵屋詒探傳巷議沸騰猶恐其此事一
散大辟難遁故遂出萬不近理之言以為先發制人之計
然若使其事者聞之不啻覓肺肝而適露其巽匿之態
誠不滿一哂也嗚呼臣家與鳳漢本無恩怨而論其地處
即畧相同也彼若為國邊之人則唯當同休共戚式好無
猶夫豈有一毫相失之理哉第自某年以前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則背公循私惟事貪權樂勢先臣曰雖不平外祖
西羈縻及至丙戌以後則未嘗一疾首而猶一向假借不露
幾微者豈獨畏一鳳漢哉誠以事機未著嫌隙先生則非

但臣家立就湛滅抑恐聖躬未保安危以故十年前席欲吐未吐徒抱耿耿齋恨而歿臣之隱痛實在於此然猶恐憤舍寃以有待焉昨年之秋嚴分遽下綵綸嚴正特施庶人之律忽一日鳳漢之弟龍漢來見臣語及當日嚴分變亂聖教顛倒事實隱然歸聖躬於黜昧罔測之域屢其兄於光時純粹之地臣始則愕然繼以憤惋誦傳其時字之分析句句明辨龍漢終不以為然臣嚴辭切責而退之其後聞龍漢此說播行於世日新月盛又聞鳳漢自言其時所為茫然未記噫嘻是以臣言為做出虛無以誣其身也臣初聞其說未之深信不數日駿漢又來言曰我兄雖無

是事而聖教既謂之有則亦復奈何然則其意所在的然可知而傳聞之說果不虛矣臣不勝痛惋於是因龍漢之再訪據理責之曰君家所為既如此則吾家不可苟合而休戚之誼不得復保日征月邁焉可已乎遂引義告絕噫臣之所知者唯聖躬也所執者唯義理也彼鳳漢者漫憑義理誣捏聖躬至於此極而臣若依違顧瞻畏其權勢徒保平日戚家之誼則是上負 殿下下負先臣也皇天神明質之在上臣豈忍為此哉自是之後彼之怨怒日以甚深毒鋒猛鏑節次層加傳耒之言不勝駭怕聞者莫不為臣危之臣亦杜門斂跡永絕世念而獨懼夫宗社日就危止

而殿下漠不省悟凶賊益肆猖狂而朝臣無一敢言慨憤痛迫銷鑠不得茲敢畧札梗槩昧死言之百口之禍臣不暇顧云、

初庚寅春韓瑜上疏大討洪鳳漢上乃鞫韓瑜島配而處分時教曰此以兩外事定罪非為洪事云云原任大臣劉救洪並坐罷翌年正月因合啓洪鳳漢中途付處旋即還寢而處分時以引讓成午午下教自是金洪各立不可復合而洪勢益危是時上幸彰義宮御營大將金漢香告洪鳳漢至於宮城扈衛自內殿幹旋戚臣事得已至是金觀柱首先上疏大討洪鳳漢其翌日

以皇冊迎香登拜月臺幄坐金龜柱袖疏真呈上以非戚臣之道兩疏並還給觀柱免為庶人龜柱解見任仍幸景福宮口奏上命龜柱來待闕外納供至於三供以合處此疏出於黨習此後若復萌此心則將作員君員先之人臣豈忍為此自服遂命龜柱削版

文官禁外除及禁昏碑

傳曰凡文官守令者皆罷還此後不得除守令政官開政皆以武臣充除凡九十餘窠前此已丑年以文官多外除以致祭官不足命皆刷歸未幾漸復旧規至是又以文官避事在外有此命明年增廣諸道試官無可為者乃稍復

其舊既而文官依舊外除又八月間以偏論成黨命禁同黨相昏作牌釘懸京中士夫家至十一月十九日始解命撤其牌

兩司合啟論洪鳳漢金龜柱

八月都憲沈塔大諫朴師海等所啟奉朝賀洪以休戚之臣所處義當自別而不善周旋以致人言罔極聖心煩惱不可無警請洪罷職 上曰所由來深矣身為戚臣數年間豈有連次是事有臺則不可無此依啟刊版罪人金龜柱前後飭教何如兩家處地何如而章疏奏語固當審慎而關繫時論尤不當干涉而其所言萬：狂率壞我聖上

五十年苦心不可刊版而止請削奪官職門外黜送 上曰今日可謂有臺依啟而噫予所倚者誰其今永錮許其便養又啓庶民金觀柱首先陳疏為其從兄龜柱前遵其耶遺辭萬：狂率不禮我聖上調劑之苦心自甘黨習不可以庶民置而不論請極邊定配 上曰此亦臺休以甲山舉行

蕩平科

時以金洪事偏黨相攻命百官及儒生皆未待彰義宮明日還宮儒生皆錄名舉業親呈文蔭堂上堂下亦如之儒生則部官皆詣其家親叔舉案以其人少明日又受舉業

皆捕至刑推笞棍或放逐江外間有再舉業而被罪者五
部官並配嶺外搢紳疏判書趙雲達二品以上聯名叅議
洪樂純堂上官連名上疏以不為黨論自首於是下教設
科名以蕩平科八門皆袖納舉業初舉業三千五百餘人
及八門乃四百六十餘人不入八上曉臨崇政殿試士下
教責問之諸生無敢答者乃罷場退士仍御中日廳試武
士日暮復還臨殿召聚諸生設場倉卒多不入者寢不問
至曉乃罷呈券者七百餘丈御題王道蕩平明日出榜取
任宗周徐有防南鶴聞武科四人明日親臨唱賜舞童袍
馬如謁聖例仍百官陳賀

李得培前後三代為庶民

傳曰蕩平初政碌：庸：薇垣長李得培用謀違牌海南
為庶民三倍道押付培字行列皆墨名侍從茶申益彬舉
黨人稽滯承牌特施不叙萬之駭然今日八耒耳目並辭
任小輿當詣舊邸春坊官負亦朝鮮文官其退去李得培
前復三世為庶民有頒教事文官二品實職人及堂上至
侍從勿論實軍職蔭官儒生皆待令不察者嶺沿投界儒
生不察者北閔庶民以李秉鼎疏曰欲不察陳章無異李
得培萬之寒心欲為處分聞原任所奏所用謀可知特為
不叙

宣諭合啓改律

王若曰五十年苦心即蕩平也我國所黨名一何多也初有東西次有大小北或火或老甚至於曰清曰名時體為胄金致仁負君忘先自為領袖陋矣具犀鈞名沽譽主張時論嗚呼名帖何可信也聯章曾亦見矣然乘此時庶有轉否回泰之機今番特設蕩平斜意借其名而固其事者也頃者趙載活不過舉措狂妄者必也一律後畢今此負君負先五倫無一閑繫何等只以南海濟州為爭一番入侍若講儒誦經音讀正仍自退伏儒生莫知去處栢府謄傳故紙薇垣若此昔臺臣金樺一詣臺殿能發十新啓昔

則臺臣詰闕都下咸畏開陽門有鳴導之聲雖闕中輿僅莫知論何事相顧悚然於今若是寒心嗚呼予今即予初政也於祠事合啓事皆其君指導而然初則暗啞既啓之後只自謄傳若啞者習聲以此消日嗚呼祠事予若全然蕩滌其爭何也嗚呼垂恩庶子只有三人一人尚未就邸一人亾故海島只有祠而其猶爭也他日將若何今者之諭非為此也即合辭也彼當之者必曰觀其舉措即是應文豈無可了之日乎逆抱負國背先之名恬不自處偃息南海亦觀諸臺舉措當其屋下必謂曰其若加律則於余不忍其若停論人謂何似乎左量右思莫若違牌故初果

違牌特教朝參更為牌招則寸寸強忍僅為承牌徃古來
今宜有此等蔽垣長陋矣雖然其衰太阿在手豈可為一
庸碌之一得培為此而今者之事於予誠大蕩平大事
業其若復有一黨人即予功虧一簣之大機會故今有此
論觀其舉措予亦有定意嗚呼後三伐禽獸其雖不顧前
三世禽獸為子孫者心若何噫不顧祖先其君此人面獸
心者今者以李得培可推知噫許多諸臣數百章甫亦豈
無一人慷慨乎咸聽此諭

是日行朝參大司憲鄭光漢大諫洪億掌令鄭彥郁持平
任希雨獻納李世奭校理李晉圭副修撰趙載俊取啓栴
棘罪人金致仁以兩世元輔國家倚毗何如而不體我聖
上調劑之苦心背馳乃父舊規植黨濟私自為領袖其負
國忘先壞亂世道之罪可勝誅哉崔益男也平日言行雖
妖惡其年前一疏之後金致仁不顧嫌怨挺身請討可見
其無嚴紀分移棘之教尚未蒙允當請之律至今稽滯輿
情益激公議愈沸况今蕩平之治已成一初之政鉤治黨
魁此時尤急在其峻堤坊嚴懲討之義不可稍棘而止請
金致仁依律處斬上曰此兩人世倚毗若何以為此駭
舉萬々駭然俄者宣諭亦諭而今者此舉予亦勸成今日
可謂有三司而雖然醜羅猶斬况按律亟停勿煩儒生始

郁拜奏文臣李奎應升同中樞事以升黨議登奏切也合啓
見律下

光佐等復官

殿座時趙泰億崔錫恒李光佐復官趙文命鄭良兄弟
宋寅明洪致中子孫準職請用鄭錫三元景夏贈議政致
祭鄭遠達元義孫加資注書以不即書八復官傳旨竈海
南備忘記所謂名類閑繫君先親則日以小人今番蕩平
亦第二件事嗚呼幾十年抱恨覺今是而昨非興惟及此
千乘楚越今番通清之教專由乎今者李光佐復官之
命意亦深矣副服初請歸者即此人今日請臣若有不滿

之心其何心謂予曰君軍號中心定二字可見予意孰敢
爭乎其本皆由於名字腸雖一匙食然後可飲建功名云
云

是日開政李判元仁孫李潭通庶孽成中等九人為臺
諫權道為都憲命二品以上削職唯元仁孫義孫韓必壽
趙重晦勿論以忠臣之故云十八日徐迥修以亂之本淮
陽為民許未三代為民

毓祥宮議加謚

傳曰當加上謚歸於毓祥宮少報生育之恩命招議謚弘
文提學元仁孫除授芸文提學趙明鼎一艦牌招

是日京屋幼學申昤上疏大槩敢請昭寧園追尊封陵以
光聖孝事八啟傳曰云云中朝古例班班而我朝古無此
等事自予初行豈仰昔日近五十年小心之教儆降之心
亦若何予之守此心一則體先也云云申昤舉措駭然而
以忌器之為所重只逐其人而其章恐或為休終載于樓
上庫此後緬有奇之惟之者何敢復如此而不可不先為
堤坊此後此等章政院勿捧

大臣求對教曰朝鮮臣子只有韓必壽乎卿等重听耳目
之官亦聳昨日筵中開端則恟於金鍾秀而如此乎

權道鍾城投界

傳曰朝者下教宜有懲討而况韓必壽開端之後豈特逐
鳥雀何敢仙之泄之大小諸臣恟於金鍾秀而然矣金鍾
秀柄棘處限己身為庶民其子弟禁錮終身宋明欽托晋
文公辱其君何異允命裴允命事在己未夏為宋明欽永
為庶民子弟禁錮都憲權導聞韓必壽之言仙泄之只
謝恩而去此人蒲腹用謀予已知之先為庶民鍾城投界

李觀厚十世庶民裴允命三族為奴

傳曰允命陰慘不能正刑而物故韓必壽一人外其何嘿
之入侍都憲含枚佯若不知謝恩而去今日二品恟於金
鍾秀日高無動靜陳劄三司限己身庶民李觀厚登科錄

拔去十世為庶民允命三族皆南沿為奴

求對大臣及卿宰並刊版

傳曰三司處分時聞其所懷乃駭然此則予已體國法
典禮小心少也固執其拘於一名字佯若不知予雖誠淺
何時趙觀彬語尚今骨寒豈特一觀彬諸心皆然也幾十
其時趙觀彬語尚今骨寒豈特一觀彬諸心皆然也幾十
年後一則佯若愛覺一則以此欲掩前心今日求對大臣
卿宰並刊版吏判元仁孫其先心予知之分棟

韓必壽尹勉并絕島為奴

大司憲韓必壽大司諫尹勉并應教李命彬修撰徐有元
合啓請金致仁依律不允又啓裴允命李觀厚事勿煩許
錡子及李時熙子並絕島為奴依啓掌令鄭彥暹啓宋明
欽年前所達之語萬萬無狀其中赤帶三百一句尤極痛駭
請追奪依啓是日韓必壽尹勉并以不發啓討罪趙觀彬
宋明欽之故命設鞫親問韓供云嘗受學於宋云韓尹皆
刑二次皆絕島為奴其子若侄散配北道為奴

原任大臣削職

大諫李潭大憲鄭光忠合啓宋明欽趙觀彬罪負其重臺
臣既以不論被罪謂韓身為大臣終不請討請時原任金
相福金陽澤韓翼暮金尚詰李昌誼申晦李澱李思觀并

削職依啓

李潭啓

李潭啓曰洪龍祈金取魯罪狀甚重雖追奪而宋明欽趙觀彬既有三世為民之命而論以王法不可異同請洪龍祚金取魯并三代為民依啓宋明欽趙觀彬之罪韓尹不發啓云同上措語請正刑又啓宋明欽事 荅曰今日可知有朝鮮雖然意亦有在不允

傳曰韓必壽承龍勳爵墨名於勳府案中李潭為吏判元仁孫拜相

傳曰宋明欽陰慘悖說有君臣俊初聞昨日前彙倫數而

亂逆不討予則耶重在懲討有命而大臣諸臣尚今暗啞彼明欽宣下於允命予所引春秋逆心同矣明欽若允命以逆勘斷至於逆律既有定式當律雖不施豈可循例庶人若有其子減一律大靜為奴此律若為明欽訟怨者此萬古亂臣賊子前後三代當以逆種處之使海東臣子洗耳聞此教此等同逆嚴琦以其時三司中人入侍聞此幾年嘿、偃戈提降為庶人不及其子不坐

李潭趙重晦陸擢

傳曰此人自召試時其心公真予已自觀今者樹立可嘉贊用此人其亦勵世觀化之道今日相臣元仁孫不謀而

同吏祭李潭右祭贊除授又傳曰知勁草識誠臣都承旨
趙重晦判義禁除授

毓祥宮上謚

九月毓祥宮上謚安純竹策文提學徐命膺製進十五曉
行本廟行事百官陪祠食後還宮御景賢堂陳賀製教文
頒赦都監趙雲遠沈殼都廳李秉鼎并加資御製教文畧
曰嗚呼生我育我予見詩傳不肖冥然明將八旬此後恠
議自消榮親遂志復何餘隨徃口傳啓請陳賀大臣
建儲適當是日世孫隨徃口傳啓請陳賀大臣金相福等
二品諸宰請陳賀許之親製文頒慶以事出倉卒諸臣有

未參者

徐有臣辭參啓疏

時徐有臣登第未十日為校理上疏引合罪罪人金致仁
即其五寸叔不可參啓辭職答以事勢似當然而許遠出
為京圻都事未幾教以不可御外命內遷於是李徽之內
慚羣議尤嗤李云

被罪人及三司停啓

十月十日教以苛政云云庶人金鍾秀金觀柱故趙觀彬
洪龍祚金取魯輩殆四十三人本律外蕩滌江外放逐儒
生俞彥錦鄭撲金重行李彥中等皆放

大司憲朴道源大諫安兼濟王林得浩合啓堂金致仁按律不允女兼濟傳宋明欽逆律啓持平尹弼秉亦傳宋啓傳曰趙觀彬其時疏語由於狹隘無他意思金取魯洪龍祈耶奏亦不過莫知也李周鎮項者下教時不若初無是事云者誠是此等人必將洗主昨日蔽垣長安兼濟謂退奪乃極律云耶奏極律云者誠是此四人偏被酷律

此不從余心亦豈體昔年小心之意乎為先給牒仍遣李判府曠也嚴璫趙曠特放洪署給牒

大司憲元義孫獻納任希簡修撰林得浩合啓不允又曰以元輔期對若何而負君先何足道也而亦不可負比之

於戊申乙亥者類而世鼎席今竄南海其足可懲此律決知其過其所觀成雖萬剛難贖而志氣不強陷於此既命南海之後宜請加律而只以區區旋義南海遠近為傳啓之資其後提醒後強雖請依律其依律請南乎乎請旋義乎且提醒後依字雖更以按一何苟且乎其後處分臺臣乎在君子稱以大論每聞不覺一哂允命等事予之所守有定律則焉敢若此大官此律不可輕議夜中大覺先諭此意耳目之臣皆聞知今當臨門朝參觀其亂措云云朝參時大司憲元義孫執義李東顯持平尹弼秉先傳韓必壽尹勉升正刑啓及李觀厚逆律啓大諫安兼濟獻

納任希簡亦停三人啓又三司合啓金致仁按律事亦停啓傳曰夜中大覺臨御幾年去苛法者幾何禁逆律一事亦在其中允命等處分既嚴必也伸此律然後王法可樹乎必壽勉升一則都憲一則薇垣長豈有朝都憲而暮此律於國關係非細况予初命律其已悔焉謂正刑律今者請律即黨習盛時於儒輩所請之律豈可復請於今乎若此不已孰能肯當兩司乎其宜依教亟於是停

減賦宥罪

常參時傳曰結錢逆武布豈古有哉今季幾內結錢特減逆武布亦減湖西關東尤甚邑結錢減半西北尤甚邑逆武

布亦減今後課冬盛暑生鰓停捧耆社生鮮減半凍鷄特減

又因大臣言律外禁錮人金龜柱尹蕃東金致良李敏輔沈鋪等蕩滌申處洙權導並蕩前後付籤人並滌蕩條右相李思觀言律外被罪者曾有執奏之教而未有奉行之事今後申飭雖或有一時下教苟繫律外使之執奏何如上曰誠是矣

洪鳳漢書啓

十一月洪鳳漢自金龜柱疏後退在麻浦是日遣史官召之鳳漢書啓曰臣之前後經歷尚何言哉賦命之奇險未

有如臣之比受恩之曠絕又未有如臣之比日月昭臨不待下而蒙恕天地至仁必無辜而獲全薄勸示警非罪伊榮百口含恩相對感泣墮結糜粉難酬萬一未能遠投鄉里猶復跼伏江廬仰以頌德俯以省愆芒焉忽焉只恨視息之尚寄於人世間矣中間特叙已非常格今於匪意忽承溫諭以頃者之事其若浮雲勉之以即日八城因叅大禮辭旨鄭重眷渥備至釁累賤臣何以得此驚惶感激繼以血淚聖上伸時處分特恢庇覆之慶俾歸安帖之境則臣之至痛切悲雖不敢追提第取遭罹非天理人情之外而乃復得之於千萬不到之地靜寃厥由莫非臣罪自訟

之極直欲溘然而臣之區區處義自有公私先後唯當益勉仰體我 殿下消融曠蕩之至意而已斯之此心庶或聖鑑之矜諒也伏惟聖孝深篤追上揄揚之盛禮謙德勉回快副顯望之羣情慶溢宗祊歡均動植臣亦化育中一物耳知覺猶存聳振自切而若臣至危至蹙不敢自比於恒人則何敢以曲保之聖恩慰勉之溫音有所一分自恕敢抗顏於人類之中耶恩命之下變動無路慢謬之罪尤無所逃惶隕罔措鈇鉞是俟

明日又下諭再召之洪鳳藻又書啓臣於昨日別諭之下無路祇承畧陳悲苦之情恭俟違慢之誅不自意史官又

臨傳宣聖諭辭旨之間德音藹然若慈父之詔迷子獲擊
百拜一讀一涕噫臣之事我 陛下三十年不世恩遇與
天無極感激圖報寤寐耿耿只知鞠躬之為盡分不知方
寸之為裨化久處冥塗浸成積罪卒陷罔測之科便作無
告之民其為上章聖恩下辱身名無復餘地俯仰慚痛尚
何言哉自臣遭罹于今三載而其所濱死生數矣人莫不
為臣危臣亦自知其萬無一幸而惟我 陛下哀之之憐
之終始曲保之不足又重以慰藉之甚重曲保古人之蒙
恩獲全者必補再生而臣之所蒙於 陛下者未知為幾
番再生之恩臣雖糜身粉骨其何以水酬此萬一哉第其

至痛為結危蹤愈覺有情莫暴無顏可顯不敢自廁於平
人則遲回江郊猶所不安冒八城闈尤非可論荐遭嚴令
迷不知措罪上添罪益增墮越

同日又下諭啓曰深夜之中別諭又下辭旨益陰字之懇
惻奉讀未半血淚交迸臣既承此罔極之恩教不知變動
則分所不敢自忘其難洗之重釁厭然肩承則義耶不忍
到此地頭不得已進伏城外席藁泥首以俟嚴誅云云
是日洪鳳漢進城門外又啓曰臣之進伏城外只出於嚴
畏分義之意初非因緣轉進之計而席藁泥首者惟俟慢命
之誅矣即者史官又傳聖諭至有坐而待之之教恒覺之

極罔措之至顧臣滓穢之蹤雖在蟄伏之中亦嘗參與於任使之末矣當此邦慶無前庭賀在近瞻天之願益切於他人呼嵩之誠有倍於恒品而况此累次恩教實出夏越臣雖愚迷既有人心亦知臣分豈不欲冒八脩門仍參下班以伸犬馬區區之忱而第臣身名之污穢蹤跡之危蹙實非徃牒所有以此釁累視若細故徒特恩眷遽然承八則非但廩防大壞亦將聽聞大駭臣豈忍為此臣之取仰祈惟在於速被嚴誅倘或蒙寬假之典則亦當舍恩訟愆仍伏此處大禮之日北望雲闕仰祝千歲返退舊棲謫詠聖澤而已書啓八下教罷職仍復寢之命召入侍而退仍

參謚號及賀班

鄭彥暹疏覈沈履之金尚默

十一月掌令鄭彥暹疏曰今方大恢蕩平處分一新而今日苗頑卽是沈履之金尚默也履之儉邪尚默陰鷲首尾糾結惟利是趨至於具庠甘作死友互為爪牙極其醜陋儕類欲唾其面措紳恥與同列但其毒螫憎世無一人言之者頃因李範濟之供情跡始露而叔問之下敢以方伯亞使通判時沈為監司具為都事金為判官相知之語混淪為說眩幻依違僥倖自脫其巧計反有愧於自服之具庠也庠之門出入者多而範濟獨以二人表而出之則其親密之狀不可

掩而游辭溫惠欺罔天聽萬萬巧黠前奏判沈前府使金
削去仕版不置衣冠之列是日次對疏八上一下詢
大臣以下皆以疏語為信然遂優批依允

上謚尊號

時用羣議加上顯廟謚號及尊號以大成廣運開泰基永
並前上三次尊號為三十二字太學李福源及大臣金陽
澤等所定初以大孝達道泰和壽寧為定尋改以大成中
道開泰永康又改定今號十一月十七日駕詣宗廟上謚
還慶熙宮受號仍陳賀百官復詣徽寧殿上謚又還慶熙
宮上號中宮夜深乃罷

禁昏牌及金致仁以下放釋

上謚及上號後傳曰昨已奏宣諭今夜五部禁昏牌即為
撤之秋間禁同色婚姻傳曰既奏莫重其何多日禁昏牌
不踰日而下教况此乎此所為誠是萬萬料表以其父為
父豈忍為此完其本則益外于忠也此誠為殺之無赦而
古人云寧人負我負人既奏莫重何敢我母不踐金致仁
鄭存謙具庠韓必壽尹勉升放釋李範濟今聞惻然特放
李蕃廷蕃建非逆律而散配勿論遠近即放許裴兩逆三
族散配者並放

趙榮順甲山庶民

右副賓客趙榮順上疏論先恒等復官畧曰頃者先恒等諸賊之追復雖不敢知聖意之何在而萬世人極撐支宇宙一部昭鑑炳揭日星是宜勿撓勿貳永社禍亂之源而今乃變其舊業還其故秩使天討既行而復弛國是始明而終晦綱法淪斁忠逆貿紊噫春秋之義莫嚴於無將國家之典罔貸於有罪則此在今日廷臣孰非可以沫血飲泣思所懲討而若臣者處地自殊志事尤切自夫生髮未燥已知這箇義理亘古今不易消滅不得打破不得而又其屈伸之間自有憤寃之相關者今若拚棄秉執遲回榮塗偏側於朝著之上而不復知大義之為何物私痛之為

何事則是豈不重傷彝教為累於治朝也哉云云
疏八傳曰辛壬前後事其本則黨也而大臣復官因大蕩平下教則孰敢容喙頃年八字已無其郊况今四字雖曩勉以受曾未幾日果有趙榮順若真箇蕩平豈有是哉其果大成今有此章乎其果廣運其有榮順乎再昨既釋諸人仍奏曰於此有異議臣將於彰義今番四字有此心何忍書於章奏此即為洗之付趙榮順永刊仕版不齒搢紳紫噫朝鮮若有君則趙榮順豈可為朝鮮臣子 傳曰捧疏承旨刊名仕版其時仕進承旨一倅罷職具廩姜游慎爾復趙載俊朴相岳承旨除授仍舊邸湯劑不進行

脩忘記雖昨日以前若有舊習予何面對臣庶而昨日受
號今日有此此何異於戊申乙亥餘黨政院知機捧納此
臣節也予已有奏况復提辛丑者予却湯夜中來此則大
官以下只祇迎而傍觀耳目之官偃卧其家莫知請討有
此心抑何日山呼此懷二心也

脩忘記黨人徐有寧之有無二字可謂黨心此皆負君負
祖之人也函施刊版

二十日大司憲沈墩獻納李惠祈與執義金會元掌令李
師曾持平吳鼎源請對傳曰趙榮順萬古不忠當臨金吾
親問時原任請對答曰卿等來欲護趙榮順乎其止之再

請對下教以何顏哉此問安卿等速休復為問安則當殿
坐中門矣

趙榮順囚禁府命以亟正邦刑納供遂依教以不忠不孝
納招遲晚傳曰鼎彬偏論予孰知之其子不為而何雖殺
之無赦既捧遲晚何異於載車一律甲山府為庶民五倍
道押送沿路若乘輜今道臣杖聞即其地梟示事分付備
忘記彙倫數矣再昨進箋太學儒生莫知請討並停舉他
儒生勸八政院啓時原任並出官門席藁泥首云

備忘記趙榮順黨多得然得當還宮朝鮮若榮順者莫知
十百若此而受此尊此負陟降予心固定予將樂號餘年

於舊邸雖至歲回守閣何益之有今者猶恃者時原任兩
司雖予雖衰耗豈可借手於庸之此輩甚黨肅彬子榮
順予已聞下教矣

九月夜傳曰予雖嘿之宜招百官庭請而固此却湯御舊
邸而卧則尤宜為此而不此之為仙仙守閣雖不能排闥
亦何不據例時原任大臣一並罷職傳曰此後辛壬乙亥
事雖一字半句更提當施逆律臣子其不請逆律當施護
逆律雖護逆亦有許多般名尚則挾舊心為此者其無可
為今日大畧已諭欲避其嫌不言者是乱逆之臣惴於彼
掩過舍嘿亦逆心今堅律名咸聽此諭若有來頭犯此憲

綱登南門正法此後為嗣君焉可違法將此下教一件書
付政院一件付該府

是日大憲沈塔執義金會元掌令李師曾吳鼎源獻納李
惠祈啓曰盛才成舉國同慶彼趙榮順不禮聖上五十禮
年苦心乃以一身私意忙急陳章致有却湯動駕之境其
罪犯萬萬駭然而不忠之罪渠既遲晚不可為庶民而止
請甲山庶民罪人趙榮順極邊安置 上曰此亦巽軟不
覺一笑巫正邦刑遲晚者予雖奈酌臺臣其宜爭執而只
請安置其雖巽軟猶有臺閣依啓而慶興府定配趙某府

以不忠不道自陷大戮謹奉
聖旨以巫正邦刑遲晚納供

傳曰欲聞公議不先處分子志可見而飭勵之下強忍合
啓庶民請安置亦涉異事手脚忙亂此等臺臣將焉用哉
一並罷職卅一日脩志記觀今朝鮮有大臣乎有耳目乎
有太學乎太學則文具進箋無古人慷慨之儒大官則恟
於金鍾秀尹蕃東仙之守閤莫知逐鳥雀之義耳目則萬
古庶人豈有此律雖即常一律酌處者臺臣豈獨爭執此
閑繫何等既已遲晚酌處者以其律請之甚至初不欲合
辭反不若辛壬真儒輩於黨獨然况人君乎

傳曰通政金淳尹師國李得一朴師亨前承旨得申益彬
為承旨二品以請對曰退休徐命善為都承旨上李寂中

為走憲申益彬為薇垣長皆出謝

兩司合啓趙榮順依律處斬

大司憲李寂中大司諫申益彬合啓邦慶無前賀禮才罷
其耶投䟽不先不後舉措慌忙雖以聖上好生之德特貸
一律渠既遲晚則不可遠配而止請趙榮順依律處斬

上曰今日乃有朝鮮有臺閣然其所酌處意有在焉不允
寂中又啓昨日八侍兩司諸臣既承前席下教當如鷹鷂
逐鳥雀而乃以遠配為請擬律不審不可削職而止沈因

教削請並遠竄 上曰大需方流施以削典是日自舊邸
還宮

李宸中申益彬遠竄

二十二日備忘記曰有耳目而回駕翌日俱偃卧其家此豈鷹鷂逐雀乎此何國體此何景象朝鮮有黨人君何君焉此則甚於韓必毒尹勉升當師門分付該府以禁推例待令禁府李宸申益彬金東淵拿囚藥房請診中連啓進湯劑不久大臣申晦李澱亦請對免冠叩頭李宸中等拿八李則對以有病不能入臺連啓傳曰正言金東淵不奉賀班亦不請討不可以人類言之三水充軍李宸中刊版申益彬放送江郊原任大臣並叙用申晦拜領相李澱拜左相元仁孫拜右相金陽澤等付西樞皆出謝元以領相

甥侄辭免許之金文淳承旨除授

傳曰金文淳頒教翌日下鄉無異榮順永刊侍從案大憲閔百興行大諫鄭昌聖合啓請趙榮順依律處斬荅勿煩閔百興閔百奮以戚臣解大諫事請處依允鄭昌聖啓金東淵不可充軍而止請絕島充軍依允又啓合啓既發兩司連啓已成近例今日臺臣無端闕啓請李宸中益彬並遠竄依啓韓光會除大諫出謝八申侍引嫌命罷職

南門殿坐鞠俞彥民

時俞彥民大司憲鄭昌聖大司諫除授昌聖謝恩彥民稱

在鄉傳曰俞彥民為先遠差閔百興除授又傳曰都憲除授而稱以在鄉此不快正王法君不君矣來朝登南門樓依致雲例快施邦刑令該府拿待南門外
翌日俞彥民依鞫因例俱枷杻縛致南門外街路待全彥民朗誦明人楊繼盛之詩曰風吹枷杻蒲城香簇：爭者負外郎人皆壯之

傳曰昨稱木川今聞已到榮順後有彥民其將臨門只八正時又曰今日政新除人皆令即為謝恩不為則榮順彥民之黨其即拿待南門外又令俞彥民家遣禁都文書搜探以來

是日駕行南大門拿彥民坐城外問事郎往來傳供辭俞能善供仍言因母試不行臺官為遷葬昨行至江女息所將行家人以在外呈告 傳曰初意臨門見彥民正法快威黨人以供辭聞之甲戌以前九年其習可知又聞乙亥下教丹子為戒云予見熟矣豈可信也因升資而知癸酉大祝升資聞此說所犯猶可貸也癸酉祥宮上謚今番非用謀已知特為放釋云今世黨人俞彥民而大戎為晦此刑期於無刑之道也諫院請俞削職不允明日停啓二十九日兩司請大諫在外者三人下諭命勿下諭又有三人在外命刊版此後在外者依例請諭皆允

睦祖永竄配

十二月歲杪中睦來善故南人已巳相八啓稟中命該堂推考其孫文官祖永擊錚訟寃傳曰睦來善閑繫何如而國有紀綱其孫何敢營救既下教雖參酌處分執法之人宜請律而矇然退去而司長官削職初一日大司憲宋載文啓請睦祖永遠竄依允傳曰睦祖永事萬：可駭若此則若有鳳輝之孫其亦訟寃乎閑繫莫重既允臺請鍾城府遠竄以示堤坊之意

權導絕島安置

大司憲權導次待時牌不進傳曰權導未謝恩今聞在京

而薇垣長兼都憲循例詣臺諸臣並罷職

掌令洪彬上疏言權為臺諫不行公請罷職答曰權導受恩非比他人而頃有李寂中今有俞彥民不有嚴重其君之心焉敢若此此無他為榮順而然矣三水投畀

既而傳曰當為太僕殿座權導具格式待令捕將大臣禁堂命招李淮特除大司憲鄭昌順為大司諫八侍問事郎尹得毅等六人差出親鞫後遂時傳曰權導莫重討逆前巡萬：無狀強起親鞫惟事歸諫尤涉區測渠以護逆亦遲晚則宜當律而今者違牌事勢似然其叔權忤其父權撲云：其宜奈酌機張懸遠竄而司李鄭昌順合啓請

絕島栴棘依啓仍命珍島安置後數日撤籬

權善八月配鍾城至是宥還未十日吏判李潭首擬都
憲奏議洪樂命以連姻極力止之不得乃被洪疏論冀
罷不得乃蒙處分如此云

合啓改措語

大司憲朴道源大司諫鄭昌聖執義李秀逸司諫徐有元
掌令宋震持平李世奭權雲羽獻納洪彬持平金復休鄭
宇淳所啓請趙榮順依律勿煩傳曰此專由於金鍾秀尹
著東而然矣既已飭勵前領相金福金尚喆相然李思觀
並叙用付西樞出謝刑參金相翊判府韓翼謩辭職上疏

傳曰當傳誦上疏勿捧事下教而捧納當該承旨虎差是
日合啓中慌忙二字及不先不後四字非是下教令兩司
校正於是朴道源鄭昌聖諸臺連啓改正其文又改依律
字為按律字啓曰邦慶無前賀禮才罷急之投章欲售舊
習况於蕩平科後復提黨論甘自歸於不忠不孝之科渠
既遲晚則不可遠配而止請趙按律處斬又啓昨日李寂
中等還寢之命雖出體下之德而啓語既甚矇矓翌日又
改闕啓跡涉巧免事甚可駭請寢李寂中申益彬遠竄還
寢之命上曰此亦可見有臺閣矣巧免二字可謂渠輩
著題之自然大沛方沅不允又兩司合啓避嫌云合辭措

語雖既校正屢日謄啓瞭不覺察致勤聖教今始厘正臣
等不職之罪實無所逃請逋事若既覺校正今無可嫌勿
辭鄭昌聖啟臣於昨日李宸中還寢之命欽仰聖德不為請
寢今者憲長發啓既得臺體臣以發啓之人尤著不職之
失請逋若勿辭亦勿退待

